

也谈徐渭评本“北西厢”

王 钢

徐渭评本“北西厢”，是明刻本《西厢记》杂剧中疑问和争论比较多的一种，一方面历史文献记载不一，另一方面存本繁多，各本之间出入也较大。自明代天启间凌濛初刻《西厢》，就指徐评为贗品，清初毛先舒《诗辩诂》亦斥为“市佣伪托”，王重民先生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也否定了其中的一个本子。近年来，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。我最近因为搞《现存〈西厢记〉版本目录》，查阅了各种徐评本，今将个人所得，略记于此。

一、《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》和《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》是明万历间王起侯刻本的挖改重印本

《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》是北京图书馆珍藏的善本图书，五卷，八行二十字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，白口，眉端刻评注。卷首序跋附录依次为：（一）署“秦田水月”的徐渭《自叙》，一页，上半页已残缺。（二）署“漱者”的徐渭题辞。（三）诸葛元声《序》。（四）署“青藤道人”的徐渭题辞。（五）《目录》。卷首题：

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

元 大都 王实甫 编次

明 於越 徐文长 批订

但卷五撰人则作“元大都关汉卿续次”。

《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》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，以个人所知，传世凡四本：北图藏有二本，另有缩微胶片本一部，其底本现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，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也藏有一部。我所读者，为文学所藏本。此本卷帙版式全同田水月本，惟卷首序跋附录稍异，依次为：（一）诸葛元声《序》（残存末一页半）。（二）署“漱者”的徐渭题辞。（三）史槃《题唐伯虎所画莺莺图次韵》。（四）署“秦田水月”的徐渭《自叙》。（五）署“青藤道人”的徐渭题辞。（六）《凡例》。（七）《目录》。（八）《会真记》。有图。卷首题：

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卷几

元大都 王实甫 编
关汉卿 续

但卷二撰人仅署“元大都王实甫编”，卷五署“元大都关汉卿续”。根据张新建《〈田水月山房北西厢〉与〈重订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〉之关系》，其所见本（北图藏本）卷二书名题作：

“刻徐长卿原本批点画意北西厢”，图像为“新安黄应光镌”，而文学所藏本卷二书名一仍前题，图像为“刘君裕刻”。是则批点画意本又有二种。其序跋附录也有不同，张文中未提及以上所列的第（一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项，盖所见本已佚去。另据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及张棣华《善本剧曲经眼录》，台湾藏本仅存第（五）项以下内容。

经过比较，我同意张文的观点，即批点画意本与田水月本的主要部分，实系同版。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，二本皆非原刻初印，不但版面磨损漶漫二本都有，即挖改痕迹，亦皆可见。

过去许多人把田水月本定为万历间王起侯刻本，把批点画意本定为崇祯刻本。这不准确。断田水月本为王刻，根据是诸葛元声《序》，而依文学所藏本，批点画意本也载同版此序。我认为，这两种本子所据以挖改重印的原版，才是王起侯刻本，而批点画

意本、田水月本只能称为王起侯刻本的挖改重印本。因为诸葛元声序是为王起侯刻《西厢》而作，只有这两个本子的原版，载有这一序文。批点画意本和田水月本相一致的部分，应该即是王起侯刻本的原版了。

王起侯刻本的原书名，今已不可晓。细察批点画意本和田水月本各卷端所题书名，皆亦挖改。其字清晰完整，与正文经多次印刷而磨损者不同。田水月本各卷端第二、三行撰校人姓氏，也系挖补，两行之间界格断续扭曲，甚为明显，观批点画意本，知断续扭曲处原刻“元大都”字样。惟卷三界格无断损，而批点画意本卷三撰校人姓氏只有一行，界格上未书“元大都”。此外二本都存在这样的现象，比如田水月本的卷五，题：

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

元 大都 关汉卿 续次

第五折 明 於越 徐文长 批订

按理说“第五折”三字应在第四行，此挤入第三行，说明原版应同批点画意本，撰人姓氏只有第二行一行。批点画意本的卷二，也出现这样的毛病。

张新建先生认为，田水月本在前，批点画意本在后，又用了田水月的版子挖改。这值得进一步探讨。从以上卷端题署的比较，似乎批点画意本更早一些。此外据张文的研究结果，田水月本增补的眉批，多同于王骥德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》的注文。我认为这是从新校注本抄来的，未必全是徐渭手笔。因为王骥德校《西厢》，只有十分之二取徐渭新释，且所据为徐渭口授和徐尔兼藏本，而并非据王起侯本或田水月本。如此，则田水月本的挖改重印，当在万历四十二年王骥德校本问世以后。批点画意本的插图，有万历三十九年以中题语，这插图当非王起侯刻本所有，而系重印时所补。因为王起侯刻本约在万历三十六年之前。如此，批点画意本或挖改重印于万历三十九年后不久的一段时间。

二、王起侯刻本是可信的徐渭以碧筠斋本为底的批注本

王起侯刻本的初印本今虽不传，但基本面貌仍保存在批点画意本、田水月本之中。诸葛元声序云：“苕罗乡王君起侯父，幼抱奇禀，擅华未露，诵读之暇，一见文长手稿，即欣然命梓。”明述其刻依据徐渭手稿。所以，此刻的批注，皆手书上版，与后世崇祯刻本不同。这个本子又最早载有徐渭题辞，题辞内容，屡为后人翻刻征引，为叙述方便，仍引一条于此：

余于是快诸解，并从碧筠斋本，非杜撰也。齐正（斋本）所未备，余补释之，不过十之一二耳。齐（斋）本乃从董解元之原稿，无一字差讹，余购得两册，都偷窃，令（今）此本绝少，惜哉！本谓董（崔？）张剧是王实甫撰，而《辍耕录》乃曰董解元。陶客（宗）仪，元人也，宜信之。然董又有别本《西厢》，乃弹唱词也，非打本。岂陶亦从以弹唱为打本也耶？不然董何有二本？附记以俟知者。漱者。

这段题辞误字虽多，但却同另一题辞及《自叙》一样，是手书上版，并刻有徐渭印章。

对于题辞，今人或持怀疑态度，比如蒋星煜先生，即两次提出否定的怀疑，说题辞的作者未见过《董西厢》，不知《董西厢》与《王西厢》之别，而徐渭却不至于如此。而我认为，题辞确出徐渭之手。

我对徐渭的书法所知甚少，故无法论定王起侯本所刻的题辞、眉批是否即徐渭手书，而只有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考察。王骥德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》卷六《附评语》在谈到徐评《西厢》时说：

今暨阳刻本，盖先生初年涯略之笔，解多未确。又其前题辞，传写多讹，观者类能指摘。至以实甫本为董解元本，

又疑董本有二，此尤未定之论。……陶宗仪《辍耕录》所称董解元作，正指挡弹之本而非误；误之者自淮干逸史始也。董本人间绝少，余往从友人刘生乞得，以呈先生，先生论赏甚，评解满帙，未及取还，为人窃去。……暨本出，颇为先生滋啄。余非故翹其失，特不得不为先生一洗刷之耳。

所谓“暨阳”，乃诸暨旧称，而王起侯籍贯“芒罗乡”，亦诸暨也，故“暨本”必为王起侯刻本无疑。作为徐渭的弟子，王骥德承认此本为徐氏“早年涯略之笔”，并就题辞中的问题作了解释，那么，王起侯刻本的可靠性，就不言而喻了。

徐渭在题辞中声明是依据碧筠斋本，这也是可以相信的。首先，徐渭关于《西厢》作者的看法是受碧筠斋本影响而来的。题辞误以为《西厢》杂剧为董解元作，故云“斋本乃从董解元之原稿，无一字差讹”。正如王骥德所说，“误之者自淮干逸史始”，淮干逸史即是为碧筠斋本作序者，王骥德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》云：“序碧筠斋者，称淮干逸史。”他认为《西厢》杂剧为董作，王校《西厢》《凡例》第二条云：“碧筠斋本，刻嘉靖癸卯，序言系前元旧本，第谓是董解元作。”此外题辞还误解了陶宗仪的话，陶氏原文见《辍耕录》卷二十七：

金季国初，乐府犹宋词之流，传奇犹宋戏曲之变，世传谓之杂剧，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《西厢记》，世代未远，尚罕有人能解之者，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？

这段话本来不够清晰，徐渭误解，亦不足为怪。而他又读过《董西厢》，所以在题辞中产生了对陶语的疑问，并有“董何有二本”之感。徐渭在《曲序》（见《徐文长三集》卷十九）中有“董子崔张剧”的说法，也与题辞一致。但他原本是持王作说的，故题辞有“本谓董张剧是王实甫撰”之语，这大约根据即是《录鬼簿》（其《南词叙录》称之为《点鬼簿》）。

其次，王起侯刻本的体制，与碧筠斋本相同。此刻体制的最

大特点，便是全剧分为五大折，每折四套，而不是分为五本二十折。这与王骥德新校注本一样。新校注本《凡例》第五条云：

元剧体必四折，此《记》作五大折，以事实浩繁，故创体为之，实南戏之祖。旧传实甫作，至“草桥梦”止，直是四折。汉卿之补，自不可阙。然古本止列五大折，今本离为二十，非复古意。

这是说，元杂剧只有四折，而王实甫创造了五大折的体制。其“古本止列五大折”颇可注意，“古本”谓何？《凡例》第一条说得很明白：“凡碧筠斋本，曰筠本；朱石津本，曰朱本；二文同，曰古本。”可知碧筠斋本是作五大折的。

因此我认为，王起侯刻本即是徐渭以碧筠斋本为底本的批注本。这个本子的初刻，在万历四十二年以前是不成问题的。陶望龄在为徐渭《选古今南北剧》所作的序中，谈到刊刻《徐文长集》之后说：“既而詮评《北西厢记》及《李长吉集》相继传布宇内，又若获珠贝，今复覩其所选南北剧，并订成都太史黄夫人词曲……”。这个“传布宇内”的詮评《北西厢》，当即是王起侯刻本，因为今所知只有这一刻本影响最大，以至王骥德特别拈出，为其师“洗刷”，且以后多次重印。那么，根据陶望龄序的叙事次序，王起侯刻本应在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之间（详见另文《跋徐渭的〈选古今南北剧〉》）。从此刻的字体看，正文用软体字，带有典型的万历风格；诸葛元声序及《凡例》、《目录》、《会真记》用仿宋硬体，虽有瘦长趋势，但仍与崇祯风格有别，说明是在万历后期。

这一徐评本，王骥德说是徐渭早年之笔，评价并不甚高，而诸葛元声则盛赞之，云：

吾乡徐文长则不然，不艳其铺张绮丽，而务探其神情。即景会真，宛若身处。故微辞隐语，发所未发者，多得之燕赵俚谚谑浪之中，吾故谓实甫遇文长，庶几乎千载一知音

哉！昔伯牙援徽叩弦，何与山水，而子期一俯仰间，尽得其意响，故伯牙惜子期知音，当代无两。若文长之批评《西厢》，颇类于是。

此外，朱朝鼎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跋》曾说：“文长解实甫本甚确，梓行于时。”则不知所论为此本否。不管怎样，王起侯刻本，是徐评本中最可靠而又完整的一种，在保存碧筠斋本的面貌方面，也有其独特价值。

三、其它的徐评本也不可断然定为伪托

王骥德在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》中，多次提到徐评本，卷六《附录》所收徐渭《和唐伯虎题崔氏真》后有这样一段按语：

往先生居，与予仅隔一垣，就语无虚日。时口及《崔传》，每举新解，率出人意料。人有以刻本投者，亦往往随兴偶疏数语上方，故本各不同，有彼此矛盾，不相印合者。余所见凡数本，惟徐公子尔兼本较备而确。今尔兼没不传。世动称先生注本，实多贗笔，且非全体也。

王骥德认为，徐尔兼藏本是最好的一个徐评本，可惜已失传，这大约不是刻本，不然不会一人卒而书即失传。而据王骥德《自序》，其新校注本注解，“取徐师新释亦十之二”，“十之二”中有一部分即是徐尔兼本的内容，《附评语》说：“余注自先生口授而外，于徐公子本，采入较多。”遗憾的是，其校注未曾将此全标出来。《凡例》云：“天池先生本，曰徐本。”又云：“凡采用碧筠斋旧注及天池先生新释，并不更识别，时间揭一二，筠注曰古注，徐释曰徐云。”这就使我们无法识别哪些是徐尔兼本的注解了。《附评语》又称：

忆徐公子本，先生亦从世人，以〔绵搭絮〕二曲为落韵；《听琴》折，拟改“幽室灯青”为“灯红”，下“一层儿红纸”、“几晃儿疏棖”为“一匙儿糗刷”、“几尺儿纱笼”；

《问病》折，“眉黛远山”二句为“眉黛山尖不翠，眼梢星影横参”等语，皆别本所无，盖先生实不知此调故有中数句不韵一体。故余注本，皆弃去不录。

这是徐尔兼本的最后一点线索，依王骥德之说，此本在曲文方面，亦非尽善。此外鲁浚《西厢叙》（载李廷谟校刊本）云：

“吾乡徐文长氏旧有批解，余向曾一睹于王骥德所，与今刻小有同异，然大都不随众观场，是其胜也。”则不知是徐尔兼本否。

据前所引王骥德按语，徐渭不止一次在别人拿来的《西厢》刻本上随兴批点，这样便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徐评本，王氏“所见凡数本”，这其中不知有刻本否，若有刻本，则必刻于万历四十二年以前。但王骥德又指此“实多臆笔，且非全体”，其实王氏是自相矛盾的：既是徐渭批点，不管随兴与否、全体与否，都不能说是“臆笔”。所以我觉得“臆笔”说是王骥德为其师“洗刷”的一种讳言。因而他一再为徐渭辩解，《附评语》中还说：“天池先生解本不同，亦有任意率书、不必合窾者，有前解未当、别本更正者，大都先生之解，略以机趣洗发，逆志作者，至声律、故实，未必详审。”于此益可见其意。

今传世的徐评本，除前所论者外，我所知另有四种，可以分为两类，各二种，这里略作介绍。第一类与王起侯刻本差异很大，不载徐渭《自叙》及题辞。其一为《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》，明刻本。正文为上下栏，上栏镌批语，下栏《西厢》正文，十一行二十五字，无格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，白口，上书口镌“西厢记”。凡上下二卷，上卷端题：

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卷上

王实甫 编

元 大都

关汉卿 续

下卷不题撰人。无序跋牌记。卷首载图像八页，次为《新镌徐文

长先生真本北西厢会真记》，再次为《附录蒲东诗》。其正文体制分为二十出，每出以四字标目，除眉栏批语与王起侯本迥异外，每出之后还有“批”或“总批”，用手书刻。各出末还有“释义”、“音字”，解释该出中字词。其字体、纸张皆劣，系坊刻本。

其二为《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》，明羊城佑卿评释，明书林岁寒友刻本。正文亦上下栏，下栏九行二十五字，无格，四周单边，无鱼尾，白口，上书口镌“参订批评西厢记”，亦上下二卷，上卷前题：

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上卷

羊城平阳郡
佑卿甫评释

潭邑书林 岁寒友 发兑

下卷仅书名。无序跋牌记。正文前依次为：目录、图像、《新刻钱塘梦》、《徐文长公参订会真记》、《附园林午梦记》，正文后附《蒲东诗》。体制亦分二十出，然除眉栏评语外，各出末无总评，仅剧末刻有行草手书批语一条。每出之末，另附“解”、“音”，释该出字词。

这两种本子，皆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。以前著录中，多指为明崇祯间刻本，则又不知何据，单从字体看，则未可作此结论。

另外一类眉评与王起侯刻本比较接近，并载有徐渭的《自叙》和题辞。其一为《北西厢》，明李廷谟订正，明崇祯四年刻本。九行二十字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，白口，上书口刻“北西厢”。凡五卷，各卷前题：

北西厢

王实甫编

元大都

关汉卿续

明山阴延阁主人订正

卷前序跋附录，除徐渭《自叙》、题辞外，依次为：（一）崇祯

三年陈洪绶题语。(二)崇祯三年李廷谟《跋语》，末又附陈洪绶跋。(三)范石鸣《北西厢记跋》，末附李云炉批语。(四)崇祯四年董玄《西厢序》。(五)鲁浚《西厢叙》。(六)陈洪绶所绘图像，精美绝伦。(七)《会真记》。(八)《目录》。其体制则分为二十折，目录中各折以二字标目，正文则未标，是已改碧筠斋本之旧。除眉端所刻评语外，曲末多有双行小字校释，盖出李氏手。此书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各藏有一部。据鲁浚《西厢叙》，本书原有初刻，而李廷谟“以初刻多贗，复为精饒”，则存本为重刻本。蒋星煜先生《六种徐文长本〈西厢记〉的真伪问题》已重点论述了此书。

其二为《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》，明崇祯间固陵孔氏刻本。这是集汤显祖、李卓吾、徐渭三人评语的合评本。九行二十字，左右双边，单鱼尾，白口，上书口镌“北西厢”。凡五卷，卷端题：

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卷一

	汤若士先生		王实甫	编
明	李卓吾先生	合评	元	
	徐文长先生		关汉卿	续

其余各卷不署撰评人姓氏。卷前序跋附录，除徐渭《自叙》题辞外，依次为：(一)王思任《合评北西厢序》。(二)《李卓吾先生读西厢记类语》。(三)《汤若士先生叙》。(四)《合评会真记》。(五)《目录》。(六)图像二十幅。其体制亦分五大折二十套，是仍碧筠斋本，然每套以二字标目，稍有不同。评语除眉端所刻者外，每套之末又有三人“总评”各一条。据王思任序，书为固陵孔氏刻，但未署年月，而版式字体，一望而知为崇祯间物。北京图书馆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及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各有收藏。另据《元代杂剧全目》，已故的傅惜华先生亦藏有此刻，《全目》指为汇锦堂刻，则未详所据。

以上二种，于徐氏眉批大多同王起侯本，又载徐氏《自叙》题辞，且刻于崇祯间，其主要部分，当源于王起侯刻本。

此外，徐渭的《选古今南北剧》卷三还录有《西厢记》曲文六套，盖抄自《雍熙乐府》。

对于与王起侯刻本不同的评语及评本，包括批点画意本、田水月本、李廷谟本、孔氏刻本中与王起侯本不同的部分，以及新订批点音释本和新刻参订本，我认为也不能断然斥为后人伪托，即使这些评语中有互相矛盾的地方。因为它们很有可能源于王骥德所谓的“随兴偶疏”本，这些本子原来就是“本各不同，有彼此矛盾，不相印合者”，“有任意率书，不必合窠者，有前解未当，别本更正者”。当然，伪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，但必须找出可靠的证据。比如蒋星煜先生指出的，李廷谟校本卷五二折的一条眉评“人品《西厢》后卷不及前卷，自是情尽才尽，何优劣论也。”乃是抄自徐士范本。所以，对徐评的真伪，不可笼统言之，而需要对现存的徐评本的曲文、评注，以及其他版本的《西厢记》评注中提到徐本的地方，进行仔细的比勘、辨别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